

## 普遍創傷

Misandry or Fear-to-Be-Abandoned?

之前我藉用「醉醒狀態」來比喻創傷後的掙扎——施予過量精神刺激之後造成不可逆且持續的機能病變。病變使人重複回溯創傷時的危機場景以尋找解藥：當時我應當做何才能避開不可逆破壞？當時應當存在何者才能主持正義？此舉將患者箝制在惶惶臆想中，使其不斷追尋記憶痕跡，試圖緩解症狀。

上週末看了由芭哈絲編劇、Alain Resnais 導演的《廣島之戀》（*Hiroshima mon amour*，一九五九）。我打小就對芭哈絲愛恨交加，異國戀主題又拉扯著我的神經。女主角追憶戰時在法國訥韋爾（Nevers）與德國軍官的禁忌戀。戀愛的結局定是悲劇收場，心中留疤。多年後女主角同在廣島短暫相處的日本已婚男子相戀，在離別前最後廿四小時裡，她將前事全然吐露。對記憶的復盤、往日情感的投射，很符合上面提到的創後徵狀。然而反思那兩個問題，往往不會有結論。在麻醉劑的作用下帶來超凡魄力的幻想，對於無名女主角來說，麻醉劑是熾熱的愛情；對廣島來說，麻醉劑大概是其信奉的主義。社會強力更像是一種無法逃離的必然。現實下無慈無悲的狀態太危險，極可能再次讓傷者感到眩暈。

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普遍性的 PTSD（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，創傷後遺症）。這種普羅的 PTSD，具體來講可延展為厭男情緒、隱私過敏或者是針對特定群體的無理由仇視這些面向：

- 厭男情緒源於被凌辱而得不到公正判決，以及對社會所強制要求展現單一男性特質的憤怒。許多加害者男性被惡魔化，實際上他們也與這個概念相差無幾。
- 在大規模監控、審查的環境下，隱私過敏亦會使人對一些溝通方式極其缺乏信任甚至藉此拒絕溝通（當然也有完全脫敏者，選擇他者的溝通方式僅僅是為了特定目的，而絕非是在乎隱私）；拒絕使用自然光，因為窗簾總是緊閉。
- 至於歧視、偏見以致仇視的對立態，我藉 A Chinese Artists Catalogue 事件討論了很多——關於排外：反思來，講她們仇外（xenophobia）言重，應是排外（cliquishness）、關於組織。

無論是何種創後症狀，我想，釐清本體的範圍應是要事。自我的界線在哪裡？作用於自身的回憶大多無法得到結論。正如我的嗚啉中所述，人們無法選擇出生是真。但問問在**自己的領域**裡面，為消融歧視做了什麼。沒有誰是局外人，嘗試置身事外和一味自私皆不值得尊重。

御藥袋托托

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